

这是一部触痛男人和女人心灵的作品

→《当代》书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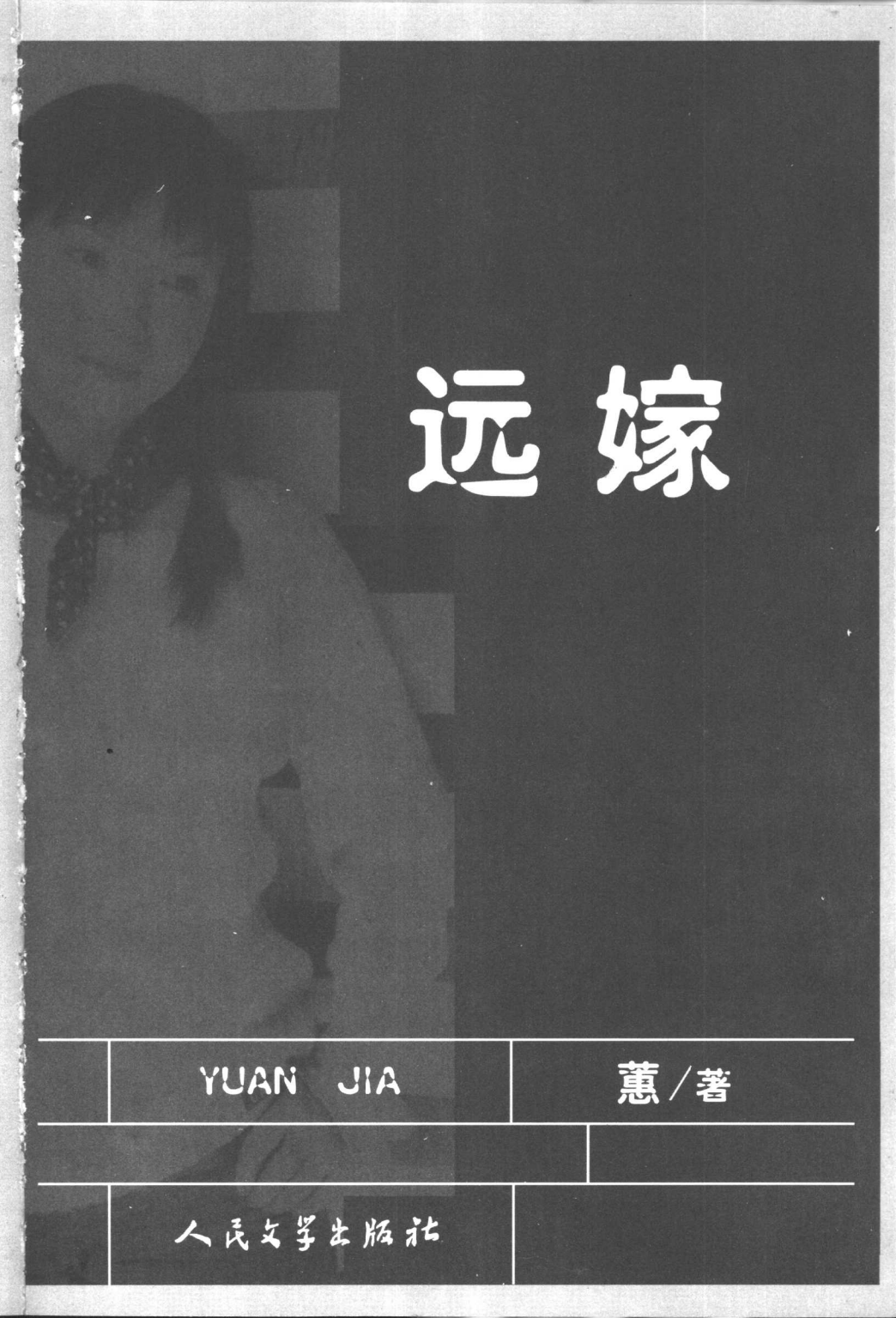
远嫁

YUAN JIA

蕙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远嫁

YUAN JIA

蕙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嫁/蕙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

(《当代》书丛)

ISBN 7-02-003999-5

I. 远… II. 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906 号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远 嫁

Yuan Jia

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02-003999-5/I·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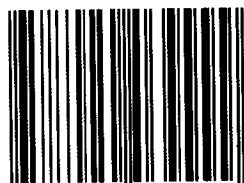
定价 16.50 元

作者通过自己由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这两年里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片断，揭示出转型时期中国都市男女内心的困惑和追求。

尴尬的婚外情、苦苦守候的婚姻、疯狂的网恋、无心插柳嫁老外……无论是事业有成的白领男女，还是艰难挣扎的底层人物，这形形色色的一切，就是你身边正在发生的生活，有点残酷，却绝对真实。

蕙，本名何德惠，女，重庆市人，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北京鲁迅文学院。做过教师、文秘、业务员、导游、记者、编辑，也曾办过旅行社，开过卡拉OK厅，后为自由撰稿人。有作品在《当代》、《青年文学》、《红岩》等刊物发表。现居德国。

ISBN 7-02-003999-5



9 787020 039999 >



作者像

献给和我一样苦苦寻找真爱的女人们。

为什么我们远嫁他乡?!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失恋

- 1. 夏天的夜晚 □2
- 2. 情人的妻子 □9
- 3. 痛苦中的女人 □16

第二章 活下去

- 4. 单身俱乐部 □30
- 5. 撞上来的男人 □40
- 6. 秋天,一个无聊的下午 □47
- 7. 徐总的房间 □56
- 8. 新千年之夜 □66

第三章 我心不死

- 9. 远方的诱惑 □78
- 10. 有老外给我写信 □85
- 11. 母亲的忧伤 □94
- 12. 石秀的梦想 □102
- 13. 英子有了伤心事 □111

第四章 网上有爱

- 14. 情人遍天下 □122
- 15. 石秀现在很难堪 □135
- 16. 拯救婚姻 □141
- 17. 网恋有时很麻烦 □145

第五章 第二个夏天

- 18. 德国情人 □160
- 19. 新朋友,旧朋友 □166
- 20. 钱钱钱,命相连 □172
- 21. 一封奇怪的情书 □179

第六章 走下网络

- 22. 就快见到网上情人 □186
- 23. 日耳曼男人有一个梦 □191
- 24. 女人的心 □200

第七章 准备出国

- 25. 流浪诗人 □210
- 26. 一种母爱 □218
- 27. 出国 □226

第八章 试婚德国

- 28. 我们的同居生活 □240
- 29. 恋人的真诚 □251
- 30. 父子情深 □259

31. 婚姻合约 □271

第九章 家在远方

32. 回家的感觉 □290

33. 小金的事业 □302

34. 相见如何 □311

35. 远嫁他乡 □324

36. 尾声 □333

第一章
※
失
恋

1. 夏天的夜晚

三年前的七月十日，我和苏西长达六年的婚外情，终告结束。

这事看起来纯属偶然。

傍晚，我在坐立不安中给苏西发了个传呼。为了确保儿子高考，苏西有长达半个月时间没有过来了。现在，高考终于结束了，他该回到我身边来，放开手脚，离婚才是。

另外，我还要告诉他，我怀孕了。这是我这次破釜沉舟回重庆投奔爱情，一不小心放松警惕带来的结果。

电话很快回来了，里面闹嚷嚷，杂音很大，是在家里。

“这么热闹，她在吧？”我问，尽管心里忍着，还是有点酸酸的。

“没有，是电视，几个同事在看球赛。”他答得很干脆，但声音听上去有些含糊，嘴里正吧嗒吧嗒咀嚼着什么，也许在吃晚饭。

时机不对，不宜谈任何正事。我稍微犹疑，搁了电话。

我软软地躺着。身下，新买的牛皮沙发带着浓郁的皮革味道，如冰凉的湖水拂过我的肌肤。我这样百无聊赖地躺了一会，就站起身来，在刚刚装修完毕，还散发着香蕉水味道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卧室。苏西的工作室。母亲的房间。未来的婴儿室。这是我的新家，是我们新生活即将开始的地方。站在空空的婴儿室前，我双手抚着依然平坦的腹部，心里涌起难以言说的温柔。我想像着买一张彩色的小床放在墙边，地面上堆满五颜六色的玩具。或者由苏西来设计。他还不知道我们有孩子

了。他会为自己未来的女儿设计出一间怎样的房间呢？想像着几个月后，一个婴儿就会像小天使般从天而降，快乐地在身边飞来飞去，我满心甜蜜，充满了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兴奋和即将做母亲的喜悦。

三十五岁的女人，是该有个家，有个小 Baby 的时候了。

如果说，过去的几年，我以远走海南来逃脱这段婚外情带来的负疚，以致苏西孤军作战，疲惫不堪，现在，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了。

苏西已为我做了很多。几年前将儿子转学到另一个区的外婆家附近，使爱子如命的妻子常回娘家，造成两人事实上的分居，以示对我的忠诚。而一旦离婚成功，儿子不在身边，以便我们再婚后也能有份较为单纯的生活。

为了我喜欢大海，他曾试着办调动，请客，送礼，走关系，这事足足折腾了三年，耗费不小，最后还是阴差阳错，功亏一篑。

三个月前，也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之夜，苏西在电话里疲惫地说，“我觉得好累，你离我那么遥远，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婚……”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不觉一个激灵。

苏西一直是我心中最优秀的男人，最理想的丈夫。他信守承诺，单枪匹马，为离婚而战；而我，竟为了摆脱所谓的良心谴责，独自躲到海南，把所有的重担都留给他并不坚强的双肩。我真是太自私了。

几年的漂泊，我还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赚钱容易，找一个相爱的好男人，难！更别说愿意为你离婚，抛妻弃子。现在男人的口号是，喜新不厌旧。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而苏西在六年前就发誓要离婚娶我，虽然至今成效不大，但一直在奋

斗,在努力。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其他男人黯然失色。放弃他,我实在不舍。

就在那个生日之夜,我彻夜难眠,思前想后,最后做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决策:放弃海南,回重庆投奔爱情。

作此决定并不容易。我在海南白手创业,已有一家小小的旅行社,组团带团一条龙,正生意兴隆。放弃,无异于将艰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将滚滚而来的钞票拒之门外。我海南的朋友阿美就骂我头脑发热,是这个世界硕果仅存的傻瓜。但是,为了爱情,为了苏西,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生命到底是什么呀,是银行存款上不断增长的一大串阿拉伯数字,还是自己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人活着,难道仅一个钱字了得?一心赚钱的生活,在我看来,像个无底的黑洞,正温柔地吞噬着我有限的生命。我已经三十五岁,经过几年的奔波劳顿,已小有积蓄,现在,我累了,我想有个称心的爱人让我相依,有个安稳的家让我栖息。

我曾对苏西说,把一切都给她吧,房子、存款,一切的一切,我只要你。苏西,我回来了。我用自己的积蓄买了我们的婚房,余下的闲钱存进银行,不用工作,利息也够我的基本生活。苏西,我已不再是当年一无所有四顾茫然的女人,由此我更珍惜穷困潦倒时你给我的爱情。就让我做你的好妻子吧,从现在起,让我把拥有的一切都献给你,房子、钱,连同我整个的后半生。

窗幔低垂,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没有苏西的婚房,再漂亮,也像个华丽的墓穴,我瘦小的身子独居其中,飘来荡去,像个幽闭的孤魂。长时间的孤独和等待叫人难耐,我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挨过眼前的寂寞,挨过今天的漫漫长夜,直到太阳再次升

起。现实消失了，只有苏西的影子在空中堆积。我突然强烈地渴望见到他，我要把我们有了孩子的消息亲口告诉他。一定是个女儿，因为苏西说过，他已有个儿子，儿子调皮，不听话，他多么想有个女儿。现在，既然他妻子不在家，为什么我不能去看他？就像从前无数次，趁她不在，把我悄悄带回家。

念头闪电般照亮了我，我像只充电的陀螺，在屋里迅速旋转开来，以最快的速度梳洗打扮。齐腰的长发随意挽起，穿上那条他新买给我的彩裙。他总喜欢自作主张为我买衣服，这小小的专横其实让我好喜欢。我真希望这专横能更大些，强些。苏西什么都好，就是缺少这种专横的力量勇往直前。

暮色笼罩大地，高楼的窗户像夜空的星星，一盏盏亮起来。被炙烤一天的大地，热气像烟雾一样在升腾。重庆夏天的夜晚就是这样，热得让人无处可逃。一些退休的老人，三五成群，摇着蒲扇，在小区花圃边的石椅上纳凉。我拎了手包，尽量心气平和地走出小区的大铁门，免得刚冲完凉的身体又冒出汗来。

几分钟后，总算等来了一辆看上去空调不错的出租车。一钻进车里，我就兴奋地浮想联翩。他知道我们有孩子了会怎么样呢，一定会惊喜得把我抱起。啊，女儿，他做梦都想有个乖巧的女儿呀……

车窗外，夜色温柔，山城高低错落的灯火，像大海深处晶莹剔透的龙宫，美丽得像幻觉，我感觉自己像一尾快乐的鱼，在朝着幸福的方向游去。

终于进了设计院的大门，看到那幢石坎上的家属大楼。窗灯亮着。我整整了整衣裙，心跳加速，脚步反倒迟缓起来。楼道很暗，二楼有灯，三楼四楼也许灯泡坏了，五楼的灯光稀稀地照亮了半边楼梯，映现出那扇熟悉的防盗门。我屏住呼吸，侧耳倾

听,里面静静的。我猜想球赛已经结束,那些看球赛的人大概已经离去,于是放心敲门。

我既紧张又兴奋。黑暗中蹦出一道亮光来。门开了,我惊得呆若木鸡,我看见了苏西,还看见了她。简直太出人意料,一瞬间我愣在那里,不知进退。

他也是一愣,见了我,像见到天外来客。

开门的是他们的儿子,一个高过我很多的大男孩,面无表情地盯着我问,“找哪个?”

是呀,找哪个?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没有我要找的人。一路只顾欢天喜地,怎么就没料到会是这个结局?

他突然大步走过来,一把拉开儿子,瘦高的身体堵在门口,像当年的战斗英雄,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你……哪个跑来了?!”他神色慌乱,讪笑着,压低嗓音,顺手将身后的门轻轻带上。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声音的颤抖。他还穿着我为他买的那件青绿色条纹T恤。我又闻到了那熟悉的阿诗玛香烟的味道。没错,这是我的苏西,一路都幻想要投怀送抱的男人。然而,我的身体在哆嗦。

“你……为什么说她不在?”此情此景,我像个不知趣,冒昧闯来寻衅闹事的第三者。这一不小心陷入的角色让我尴尬。

沉默。他一把抓起我的胳膊,“走,我们到楼下去说。”

“不!”刹那间我冒出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自己像枚危险的炸弹,他想把我扔得老远,以确保身后这个家的安全。这种感觉刺伤了我。

而刚才的亲眼所见,与他从前讲述给我的,那个硝烟弥漫,时时就要崩溃的家,到底哪个更真实?也让我迷惑。事实上这

个谜一直吸引着我，既然一不小心踩到了谜底的边缘，我决心勇往直前，索性踩出真正的，哪怕是残酷的谜底来。

我盯着他，努力捕捉他慌乱的目光。

“跟我说她在家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编出美丽的谎言来骗我？我们有半个月没见面了，你总说忙，设计任务重，儿子又高考，我都信了。没关系，我可以等，既然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多等这点又算什么？你晓得我不是不讲道理的女人。可你为什么还要撒谎？你不知道我从来都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我也没想到，她突然回来的。”他打断我，声音在喉咙里打转，没有底气，一只手还紧紧捏着我的胳膊。

“突然回来的？有这么巧？”我盯着他，冷笑，步步为营。

“走，我们到外面去吧。”他的声音软了下来，伸出双手，像在哀求我。

我却突然来了股邪劲，本能地抵触他。一贯深信不疑的人撒起谎来，更让人觉得可恶，因为你没有设防呀。被骗的滋味搅得我五脏六肺都在抽搐。“苏西，”我痛心地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相信你胜过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可你，为什么连这么点小事都骗我？”

也许是“骗”这个字用得太重，黑暗中他的目光突然一亮，坚硬起来，想分辩什么，瞬间又放弃了，稀软下来，支吾道，“还不是怕你听了不舒服。”

“那你撒谎我就会舒服？！”

我更来气了，这么说，这不是他第一次骗我？也不知还有多少事他是怕我听了不舒服而编出来的，我止不住提高了嗓音，扭了扭被他抓住的胳膊，想甩掉他，但没有成功。

“小声点！”他慌张地回头瞥一眼，怕一墙之隔的妻子和儿子